

八十年前的流浪者小影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烽烟

巫少飞

衢州市区青简社主人王汉龙常于僻摊冷肆中，搜罗一些关于衢州文史的地方史料。6月初，他于安徽黄山看到一张1937年的老照片，内有“龙游”二字，即刻买下。

老照片上的三人，摄于龙游灵山一片榛莽未除的杂草之地。照片正反面有详细款识、题记等。

老照片的正面上部写有“流浪时的小影”，右边写有：“为了生存，跟着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青年的任务：是不断地奋斗。勇敢！挣扎！来完成这历史的使命！”左边写有：“奔走于灵山 汪凤翔自识 一九三七·八·卅”。

老照片的反面右边写有：“国历一九三七年奔走龙游南乡灵山镇与两

友合摄小影以作纪念 一九三七·八·二十八摄于灵山”。左边写有：“二六年农历六月十七日，由家中动身。六月廿二日到达杭州，在杭抱病寄于仙鹿洞，急信报家中。七月初五日，家兄披星戴月奔走赴杭。奉家兄命，欲往龙游灵山觅身，到达灵山，一无所成。承友胡君介绍至庆丰杂货店服务。‘八一三’沪战爆发，辞职归里。这篇日记写摄影后五日自识”。

从照片中间的中山装及口袋中插着一支钢笔来看，这位名叫“汪凤翔”的人当时意气风发；又从其表达的“不断地奋斗”“来完成这历史的使命”等来看，汪凤翔当有凌云壮志。然而，“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汪凤翔只好辞职回老家。

1937年8月28日，汪凤翔与其兄及朋友在灵山合影后，便在照片背后写了上述这些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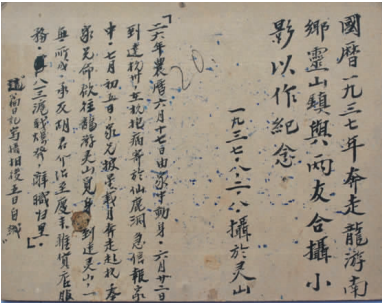
龙游灵山是龙游历史上徐氏族人聚居最为集中、延续脉络最为清晰的村落，以建有“徐偃王庙”而闻名。历史上，龙游灵山还是白石县治之所在。汪凤翔日记中的“灵山镇”曾是龙游县内七个古老集镇之一，故汪凤翔想在龙游灵山找工作便不足为奇。

考民国《龙游县志》，1937年，龙游商行商店达368家，其中杂货店51家，汪凤翔打工的龙游“庆丰杂货店”当是这51家中的一家。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龙游商业一片萧条。

有意味的是，衢州地区最早的照相业也出现在龙游，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龙游县城的祝家巷就开设有“四美轩照相馆”。三年后，衢城才有蓉镜轩照相馆。故能给汪凤翔留下照片的照相馆绝对不超过5家，且当时能拍照的衢州人，总共也没有超过22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沦陷后，第十集团军司令部奉命迁至衢县。为纪念在淞沪战役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36633名将士，该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于1940年7月7日，在衢县城内的中山公园（今府山公园）西南侧，建立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汪凤翔把流浪龙游灵山一带的照片题为“流浪时的小影”，充分反映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对百姓生活的戕害。同时，从抗战爆发后龙游即组织各界抗战后援会和汪凤翔自表的“勇敢！挣扎！”等来看，即使在烽火战乱中，依然有撼人心魄的热血乐章。



國曆一九三七年奔走龍游南鄉靈山鎮與兩友合攝小影以作紀念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攝於天山

列位先生：龍游南鄉靈山鎮，古稱龍游，其地風景優美，物產豐富，為我輩青年，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休息場所。此次，我們三人，在龍游南鄉靈山鎮，合攝小影，以作紀念。此後，我們三人，將繼續在龍游南鄉靈山鎮，進行我們的活動。此致，敬禮！

汪鳳翔自識



為生存與歷史的車輛前進我們青年完成這歷史的使命！

奔走於靈山汪鳳翔自識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汪鳳翔與其兄及朋友在浙江龍游靈山合影，並在照片背後題記。

有关李健吾的一则误传

陈福康

李健吾先生，我只见过一次面，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来，我应该多见到几次，多向他请教的。查三十多年前的记事本，1981年9月，我因郑振铎研究之需，从上海赴京查阅书刊资料和访问文坛前辈。26日上午，振铎先生哲嗣尔康老师带我去李先生家。可惜老先生却正好去上海了。第二年我又去北京，9月8日上午又由尔康带我去李老家，不巧李老又外出了。李夫人抱歉地要我明后天再去。后来哪天去的，本子上漏记，仍是由尔康带我。一见到李先生，我立刻就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常去请教的另一位郑先生的老友赵景深先生。觉得他俩长得很像，同样长圆的脸，同样的一副眼镜，同样的和蔼可亲。（后来我从书上看李老照片，却又觉得不大像赵老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非常像。）我那次请教了些什么，现在几乎全忘了。只记得老人家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对我研究郑振铎极为赞赏和支持，并表示欢迎我今后常去和常通信。临告别时，我忽间问李老家的电话号码，不料尔康微微向我摇头使眼色，不让我问。出门后，忠厚的尔康老师告诉我，李老家没电话。原来，当时电话还很稀罕，连李老这样有名的老作家老

陕北地名与边塞文化

沈 坚

地名素有“历史的百科全书”之称，因其中蕴藉了太多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信息，常会惹人深思，由此也不难体悟到地名形成的自然或人文缘由，以及曾经的历史状貌。

近日我有幸又走了趟陕北。陕北东濒黄河，西倚六盘，北望大漠，在古代属边塞要冲。长城斜贯榆林之北沙地，距市区数公里有镇北台。三层高，版筑墩台，外包砖石，层层堆叠，高峻伟岸，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与山海关、嘉峪关同为长城三大标志性建筑。难怪明代绥远镇巡抚将治所北移至此，看中的无非当地的战略位置。漫步榆林古城，但见钟鼓楼洞上方至今标有“北临雁塞”、“南控乌延”的题额，给人一种身在边关，举目大漠孤烟、黄河落日之概。在领略黄土高原纵横沟壑、风土民情的同时，我也近距离地感受了那里的不少有趣地名，每每引出缕缕遐想。

陕北的人文环境颇为独特，虽说与昔日政治文化中心的关中相距不远，却因特殊的史地背景，终究又带着一定的闭塞与隔膜而自成体系。你会发现，这里的地名，很多是同古代戍卫边庭的边塞文化相系，同游牧民族与农耕为主的汉族间关系的进退起伏相关联的。中原王朝向以文化正统自居，地名的取用因而往往带有主观企望的

笔会记录

杨卓非和我都是吴剑岚的弟子。老师教她中医和古琴，教我国画。她扎扎实实求学，传继衣钵；我随随便便玩票，羞言师承。确实，父亲沈仲章与吴剑岚是朋友，因而不称他老师而叫“吴伯伯”。不过现在用“剑岚师”，以别于我多位“吴伯伯”。

吴剑岚“隐”于复旦大学。我在那儿为生为师各四年，不曾听校内人提过他。因吴剑岚也是今虞琴社成员，从父亲嘴里，我对这位高人早有耳闻。

上复旦第二年，我向父亲言及，想求人指点水墨写意。父亲提议，既然你住校，何不去教师宿舍，请教吴剑岚？于是，我敲开了吴家的门。

杨卓非拜师比我早或晚？不清楚。我只知道，她先认识我，几年后我才认识她。怎么讲？

先前我去吴家，曾与一个姑娘打过照面。剑岚师介绍她也是学生，两下微笑为礼。此后无须再打招呼，我连名字都没记住。

学画时我比较专注，她是否在观察，我目未斜视。

我与剑岚师的话题渐入“禅”境，仿佛“世外”，身旁有人与否，怕是视不异空，视即是空。

相熟后回顾，得知她大都在场，而且在看在听。可不，剑岚师与我满口玄乎，人家能不好奇吗？

李健吾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说，他糊里糊涂当了一个月的“官”是“走错路”，根本就没有过郑振铎的那些“指示”。他说他退出衙门后“接受朋友们的提携”，就是指他接受一生最佩服的“老大哥”郑振铎的“提携”。《文艺复兴》这个“前进的杂志”，就是郑振铎请他一起编的。

近时，我读2016年最后一期《新文学史料》杂志，又看到1969年4月21日，李健吾在一份亲笔自述中说：“我搭吴绍澍约定的第二批船回上海。……回到上海，我住在朋友陈麟甫的家里。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去伪市党部拜谒吴绍澍，正好朱君惕、毛子佩都在，还有一个吴崇文，先拦住我，说估计我该到了，便你一言，我一语，拉我帮毛子佩的忙，在伪宣传处做编审科科长。……做到九月底（我说过只做一个月的话）退出伪市党部，原因为有好几个。一个是受到老朋友郑振铎的责备，说我回到上海，不先看他，投到吴绍澍底下，轻举妄动。一个是不能搞剧场，我无所借重于国民党市党部。一个是我在伪宣传处看到一个通知，说要注意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活动，……我看到以后，决计不要再待下去了。”可见，李先生当初去“当官”时，不仅根本没有得到过郑振铎的指示，相反，郑先生“责备”他“轻举妄动”。好在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马上认识到“自己的糊涂”，立即就退出，追随郑先生投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中去了。

由此事，我深感严肃治学之不易。稍有疏忽，便会上当。现在，我正要出版第二次修订增补的《郑振铎年谱》，当然必须更正这一误说。

袭至今。

子长县旧名安定，自是同样意味。初有安定寨、安定堡，蒙古宪宗二年遂置安定县。1942年为纪念陕北革命领导人谢子长，改名子长县。志丹旧称保安县，其义雷同，保境安全之谓。北宋时置保安军，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改县，明清设府，后再改县。1936年又更名为志丹县，以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

至于历史上族际关系紧张的时期，如宋对西夏争战迭起的年代，当地出现带有这类战事色彩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德靖寨、德安寨、招安寨、永平寨、绥平寨、镇边寨、克戎寨、威戎城等，都是显而易见的。

边塞文化元素在中国地名中浮现，其实屡见不鲜，映现了层出不穷的战争生活这一历史侧面。在很多曾为边陲，或有过大规模民族对峙史的省区，东南西北都有，无非镇抚安定，以求宁靖。像广西，有南宁、镇南关（今名友谊关），青海有西宁，甘肃有安西、定西，贵州有镇宁、镇远，福建有南安、南靖、南平、永安、永定，江西有定南，河北有抚宁，黑龙江有抚远，内蒙古中心区域还设过绥远省，等等。只是，在一块不大的地域空间内竟如此密集地容置下许多具有边塞文化内涵的地名，陕北当属显要一例了。



风云儿女（油画）殷雄

此后，我俩不太争论了，无拘无束谈天说地。涉及之处，有些她涉足不深，却有独到见地。常能触拨心弦，引我共振。可惜，“惊人之语”大都忘了，唯余描画不成的“意念”。

倒有一件事记得牢牢的，那是杨卓非初次“行医”。

某次相约市内转悠，中途小歇。我突然问：你中医学得怎么样了？给我号号脉吧。

她一愣，“怯怯地”说：我还没给人号过脉呢。

我自幼体弱，母亲亲不乏医生朋友，多位替我看过病。名中医如丁济南、丁济民和徐嵩年为我望诊搭脉前，都先要求“主诉”，甚至索看化验、X光、心电图报告。听父亲说，吴剑岚是“病家不用开口”，但只救急。几年来随意出入吴家的我，从来没请先生把过脉。

我伸出手腕，杨卓非略略迟疑，轻轻搭上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大拇指指托在下面。

她良久不语。然后望着我，不太有把握的样子，说几个词顿一下，逐句“吐”出由我脉象所得：你什么时候会口干，什么情况会腰酸，什么地方会发凉发麻，诸如此类，一连串十来条“症状”。

条条都极准！

有些算不上“病”，虽感不适，但不至于去就诊。即便因病去看医生，主诉也会省略这些“不搭界”。还有些连我自己都没觉察，她一点穿，果真。神了！

不晓得是她出游，还是我太忙，剑岚师归仙之前，两女弟子往来已稀。没几年，我出国留学。

三十多年过去，故交纷纷续续联系。我思念杨卓非，盼她为我再挥手，同听“万壑松”。

终于连上了吴剑岚之子吴天慈。第一次跨海长途，我便急急打听，是否知道他父亲的另一位学生杨卓非。吴公子回答，那女学生1984年去世了。

我心里不肯相信！1984年我还在国内，杨卓非与我虽不必朝朝暮暮，但她将赴彼岸之际，该会想起尘世的曾经知音，可以通知我去看她的。而且，好像见过一封信，我来美后，她去过我家，为我父亲开了药方。

我存有希望，1984年走了的是“另一位学生”。

两三年前草成《暂入尘世走一遭》，副标题为“忆吴剑岚师”。当时便依同一结构，拟了续篇副标题“寻杨卓非友”。与吴天慈通话后几近一年，我不愿改动这处的“寻”字。

最近为编父亲拍摄的琴人影集，与天慈兄共忆剑岚师，又提卓非友。听他细述杨君临终前情景，非常具体犹如眼前，无有余地再容置疑。但谈及年份，说是剑岚师离世两三年后。那么，有可能在1986年或更晚？难道，是我先飞大洋东岸，“高山流水”之谊，遂隔万水千山？

疑问或可释，然惆怅遗憾，何以释？